

戰後中共奪取東北始末

1945—1946 年中共奪取東北的戰略演變與蘇聯

楊奎松

在一九四四年國共兩黨關於聯合政府的談判破裂之後，國共兩黨的關係已經走入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劉少奇在中共六屆七中主席團會議的一次講話中，一句話點破了這時雙方關係的本質，即“蔣的一切佈置是搞垮共產黨，我們的一切佈置是搞垮蔣介石”。但是，中共這時要想搞垮蔣介石，至少在兩個大的方面還不具備條件。一個是中共自身的力量還遠不如國民黨，一個是蔣介石的背後還有當時在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美國的支持。當然，就中共自身的力量而言，他們絲毫也不怕與國民黨鬧翻。在一九四四年底，毛澤東甚至已經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共這次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1）。可是，隨著美國政府明顯地表現出支持蔣介石的態度，這種可能性幾乎變成了零。不僅如此，當一九四五年軍事形勢表明整個戰爭行將結束之後，中共越來越相信國共之間戰後將不可避免地要爆發戰爭。在有了大片的根據地和上百萬的軍事力量之後，中共無論如何要設法在在中國政治的舞臺上取得決定性的地位。問題是，要想能夠同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政府分庭抗禮，他們也必須得到同樣有力的國際支持。在這方面，他們所能指望的自然只有蘇聯。

在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月裏，要想瞭解蘇聯在遠東準備扮演的角色，看起來是頗為困難的。毛澤東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沒有能夠收到明顯的效果。因此，直到四月間，他還只能把美蘇英之間表面上的團結一致當成是自己的形勢分析的基本依據。但毛澤東畢竟是一個頭腦聰明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很快就從

蘇聯扶持東歐民主政權和準備介入遠東事務等種種跡象中，看出了蘇聯同美國在戰後政治傾向上和基本利益上的不同。這使毛澤東深受鼓舞。在美國公開支援蔣介石的情況下，“我們中國沒有外國援助，能不能勝利？”毛澤東明確認為：不能。“中國革命不能單獨勝利”，“中國革命必須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必須有蘇聯的幫助。儘管蘇聯曾經長期不援助中共，但是三十年代的經驗和信念使毛澤東相信：“人家不是不援助，而是情況不允許”。如今，儘管仍舊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可是他認為，蘇聯一定會援助中共。他甚至斷言：“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2）。毫無疑問，由於注意到蘇聯將要在遠東參加對日作戰，特別是解放中國東北地區的作戰，中共中央對於從東北地區取得蘇聯的援助頗有信心。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要“準備廿、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廿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洲去”，並“得到技術條件”，即飛機大炮。而“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因為現在我們的根據地“在經濟上還是手工業的，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打成一片”，東北不僅有大工業，而且地域廣大，物產豐富，又背靠蘇聯和外蒙，自然是最理想的根據地了。（3）因此，奪取東北，背靠蘇蒙，取得援助，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這迅速成為抗戰結束前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戰略設想之一。只是，要想具體實現這一設想，還必須取得蘇聯方面的諒解與協助。而當時複雜多變的形勢與美蘇國共之

間的矛盾關係，以及中共與蘇聯最高決策層之間的聯繫方式，使得中共在具體實現上述戰略設想時一開始就遇到了許多麻煩。但很顯然，美蘇之間在遠東的爭奪和對抗，最終促成了中共在東北問題上的策略的成功。

機會來了，

但中共不知道蘇聯人是不是會允許他們利用這個機會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中國共產黨人盼望已久的機會來到了。這一天，蘇聯開始出兵中國東北，對日本宣戰。延安沸騰了，中共中央剛剛收到消息就立刻召開會議，毛澤東興奮地說：同蘇聯紅軍配合作戰，是痛快，原來以為要與美國配合，那才是麻煩。儘管，由於還不瞭解蘇聯方面的具體態度，中共這時對如何與蘇聯紅軍配合還不清楚，但配備幹部，發動攻勢，準備幾十個旅打仗，特別是盡可能爭取集中多數兵力與蘇軍實現戰役上配合的方針迅速決定了下來。毛澤東和朱德當天就極其熱情地致電史達林元帥，說：我們代表中國人民，對蘇聯政府的對日宣戰，表示熱烈的歡迎。中國人民解放區一萬萬人民及其軍隊將以全力配合紅軍及其他盟國軍隊消滅萬惡的日本侵略者。（3）

當然，在日本侵略者即將戰敗甚至投降，而國民黨主力多半還遠在西南，鞭長不及馬腹之際，中共這時首先考慮的還是利用自己佔有華北華中大片農村根據地的先天之利，乘機迅速佔領大城市及交通要道，擴大地方，壯大力量。為此，他們首先發出的黨內指示，突出地強調了迅速擴大解放區和壯大自己軍隊的問題。在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區黨委的指示中，明確提出：蘇聯參戰後，日本政府有繼續抵抗的可能，亦有投降的可能。在此偉大歷史突變之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應立即佈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于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佔領大城市及要道（4）。

接著，朱德接連發出七道命令，要求八路軍分別向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進攻。其第二號命令雖然也命令呂正操、張學思、萬毅和李運昌部向熱河、遼寧及吉林進攻，但在內部指示中則特別說明，這一命令只是“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國內外公開地位而發。除李運昌部隊外，並非要呂、張、萬等部馬上開往（東北）四省”（5）。其後，只有晉察冀分局指令地處遼寧、熱河及河北邊界地區的冀熱遼軍區的李運昌部注意向張家口、承德、山海關及朝陽、錦州推進，迎接蘇軍，尋求配合，並探虛實。另外，中共還考慮讓原東北軍舊部萬毅部于必要時向東北移動，並派一千二百名幹部前往東北工作，但這一切還都在準備中。

由於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美國隨即全力幫助國民政府向華中和華北地區運送軍隊，接收政權，而盟軍司令部更公開反對中共參加接收和投降工作，致使中共無法順利實現奪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既定目標。而與此同時，國共兩黨間的軍事衝突明顯開始增加，中共確信內戰將至，遂不得不下決心在華北、華中、華南展開針對國民黨的軍事行動，盡可能牽制國民黨軍隊向華北開進，以便力爭實現中共對華北幾省的實際控制。（6）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瞭解到蘇聯外貝加爾方面蘇蒙聯軍先頭部隊已經從外蒙古進入中國察哈爾地區並佔領了多倫及張北。毛澤東立即下令綏遠、太行、冀察地區的八路軍乘機奪取靠近張家口地區的大同、太原與北平，並與試圖佔領這些城市的國民黨傅作義部和閻錫山部作戰，力圖造成背靠蘇軍控制冀察晉綏熱數省大部地區的形勢。但是，緊接著傳來的晉察冀邊區冀察軍區郭天民、劉導生部所轄十二分區詹大南、段蘇權部於十七日與張北蘇軍會合人消息，似乎並不令人感到鼓舞。無論是中共這些地方部隊五花八門的服裝，還是相互間語言不通造成的隔閡，都使得蘇軍最初對中共地方部隊極信任。特別是蘇軍在化德一度受到過冒充八路軍的部隊的襲擊，最初與蘇軍會合的少數中共地方部隊甚至遭到蘇軍繳械。當然，中共中央相信這些都只是出於一種誤會。而且隨後蘇軍很快即根據史達林的電報指示與中共軍隊進行接觸和聯絡，並要求中共部隊配合其進攻張家口的行動，這使得中共中央迅速下決心以晉察冀軍區主力“配合紅軍奪取張家口、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沽源、大同”（7）。而二十日，當有情報證明國民黨正在由美國運送軍隊前往東北之後，中共中央更不能不緊急部署派部隊前往東北在區。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終於決定：“乘紅軍佔領東北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為此，他們緊急調遣李運昌部三個團和冀東、冀察兩區各一部深入熱河及遼寧，並決定從山東調兩個團，冀魯

豫調一個團，冀中調一個團，每團不得少於一千五百人，由萬毅率領開赴東北，另由陝甘寧配備一個團，晉綏軍區配備三個團，中央配備一個幹部團，共五個團，由呂正操、林楓率領開赴東北，全部兵力約有兩萬人（8）。顯然，中共中央相信，從蘇蒙聯軍要求八路軍配合奪取張家口的情報和國民黨正準備進入東北地區的情況看，蘇聯紅軍一定會和八路軍配合攻取華北各大城市，並願意八路軍前往東北。這對於中共與國民黨的鬥爭無疑是非常有利的。

但幾乎就在當天，史達林給毛澤東的一封電報使中共中央的這種熱情被潑了一頭冷水。史達林的電報明確要求中共與蔣介石進行合作，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通過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反對與國民黨進行戰爭（9）。儘管中共早在六月份得知國民政府派宋子文前往蘇聯進行談判之後，就已經估計到蘇聯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有達成妥協的可能，國共談判在蘇美中協定的基礎上將不可避免，但是，他們內心深處仍舊不想在承認國民黨法統地位的基礎上與蔣介石進行妥協。為此，他們堅持拒絕出席七月的國民參政會，既是想給美國和蔣介石一個警告，也是想給蘇聯一個暗示。而對蔣介石八月十四日來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的舉動，更直截了當地予以拒絕，並斥之為“完全是欺騙”（10）。因此，他們全力以赴地做著準備與國民黨進行戰爭的工作，決心不讓國民黨把抗戰中主要由他們控制的華北及華中的部分地區輕易地奪過去，甚至打算在蘇軍的支持下佔領東北。史達林的

電報無疑與他們的想​​法發生了衝突，這使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十分極為激憤，但又不能不尊重史達林的考慮（1 1）。當天晚上，毛澤東致電重慶同意談判。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發出改變原定戰略方針的指示，內稱：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受降，敵偽只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勢下，我軍應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訓練軍隊，準備應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1 2）

而對原定派遣部隊進入東北的計畫，中共中央則要求首先派幹部到蘇軍佔領的區域去，建立黨的組織，建立地方政權，發動與組織群眾，建立地方武裝，在蘇軍允許的範圍內進行工作。（1 3）

如何瞭解蘇聯領導人的想​​法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但在毛澤東漸漸從激動中平靜下來之後，他還是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設法安撫了中央內部那種憤懣的情緒並解釋說：我們曾力爭進入若干大城市，如平津、太原，現在沒有成功，原因有二：（一）蘇聯為了國際和平與中蘇條約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適於幫助我們，……蘇聯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和平不能取得。在歐洲蘇聯助保加利亞不及希臘，因希是英所必爭，中國亦然。……（二）蔣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於他，我們想

爭一部分而不可得，因為我們沒有合法地位。……譬如希臘流亡政府與抵抗陣線，前者有權後者無權，這叫無可奈何。（14）

不過，由於中共已經在兩個星期裏收復了大小五十九座城市及廣大鄉村，熱河、察哈爾沒有國民黨軍的足跡，江淮、山東、河北、山西、綏遠大部分也都在中共的控制中，毛澤東還是相當有信心的。不論怎麼談，原則就是“隴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們佔優勢”，華北是以我為主的政治委員會，東北根本就是由我控制，只允許國民黨派行政大員，否則就不幹。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共中央決定：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甯、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甯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怕暫是也好。同時依據中央八月二十二日指示，以必要力量，儘量廣占鄉村及府城縣城小市鎮……。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大部分，熱察兩全省（配合紅軍外蒙軍）及遼寧一部。……至於東北三省為中蘇條約規定的範圍，行政權在國民黨手裏，我黨是否能派軍隊進去活動，現在還不能斷定。但是派幹部去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中央決派千余幹部由林楓同志率領去東北。萬毅同志所率軍隊仍須進至熱河邊境待命，可去則去，不可去，則在熱河發展，造成強大的熱河根據地（熱察兩省不在中蘇條約範圍內）。（15）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但公

佈於八月二十六日，即中共決定採納史達林的意見，由毛澤東親自率團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之際。條約讓國民政府感到最大安慰的恐怕就是雙方交換的有關相互諒解的照會內容了，即：

一、依據上述條約之精神，並為實現其宗旨與目的起見，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關於大連與旅順口海港及共同經營中國長春鐵路，在會商過程中，蘇聯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分，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條約第五條所雲，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16）

蘇聯方面的上述表示以及雙方關於蘇軍進入東北後與國民政府行政當局關係的協定，對於中共顯然是不利的。事情很清楚，如果蘇聯方面完全照條約規定的去做，那麼，蘇聯就不可能向中共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那些援助，甚至不可能允許中共進佔東北。可是，看來中共領導人對於這個協定的內容並不感到多少威脅。毛澤東甚至認為這個協定“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因為只要蘇聯進入東北，就會造成很大影響，共產黨人就可以去，也必須去。外交是外交，而黨的關係是黨的關係，外交上簽訂這樣的條約固

然要使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受到約束，但只要不影響蘇聯公開的外交義務，他們就會支持中共的。因為事實上，蔣介石的背後站著美國，共產黨的背後站著蘇聯，“國共反映美蘇”，中共的利益說到底也就是蘇聯的利益，中共在國共鬥爭中失利，也就是蘇聯在同美國的鬥爭中失利。因此，毛澤東仍舊相信中共有機會爭取東北，問題是“要加上計算”。

既然蘇聯人決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中共自然全力以赴

八月二十九日，即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飛往重慶進行和平談判的第二天，美國宣佈其海軍將在中國華北沿海口岸登陸，這一消息更使中共相信蘇軍不會反對中共進入東北。當然，根據既定的“計算”，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還是決定採取隱蔽的方式進入東北，並於這一天發出了正式的指示，即：

一、蘇方為維護遠東和平與受中蘇條約限制，須將東北交還國民黨政府，我黨我軍進入後，蘇軍必不肯與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

二、但蘇方不干涉中國內政，我在東北活動只要不直接影響蘇方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取放任態度，我有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

三、去東北之部隊與幹部，應即出發，可用東北義勇軍名義非正式進入，不聲張不登報，走小路，控制蘇軍未駐之城市、鄉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須派幹部去與紅軍作非正式接洽。（17）

三十一日，在與蘇聯大使接談後，毛澤東等在重慶對此一方式也表示正式贊同，強調東北問題不可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因

此，部隊及幹部去東北應作長期打算，方式一律不用八路軍番號，改用地方名義，並避開蘇軍駐紮的城鎮大道，東北空隙甚大，熱察兩省蘇軍也將很快撤走，因此部隊及幹部應儘快進入東北，分散發展。鑒於中共中央書記處暫時不準備派更多的部隊去東北，毛澤東等還特別指出：根據蘇中條約，紅軍在東北有與地方上非正規的或正規的抗日部隊合作的需要，而國民黨軍隊一時又決難開往東北，最近哈爾濱、大連又有民運地方政府協助紅軍主持地方行政之訊，因此除原定之五個團，最好能再從山東、冀魯豫及晉察晉三處抽出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的團十個團，經冀東、熱河分散開入東北活動。另外，熱察兩省為我所必爭，及時增駐重兵十分必須，而控制熱察兩省，至少應有二十個團的兵力。（18）自此，中共正式開始大規模進兵東北，而他們與蘇聯的關係由此也迅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九月中旬前後，中共中央陸續收到令其鼓舞的消息。九日，得知冀熱遼十六分區曾克林部之第十二團在遼寧綏中縣與蘇軍會師，並接防了綏中。十日，又得知膠東區呂易率一個排經海路去大連與蘇軍聯絡成功。十二日，更得知李運昌部在山海關與蘇軍“開盛大聯歡會”。隨後，他們則進一步收到冀熱遼李運昌所轄之曾克林部與蘇軍配合攻佔山海關和蘇軍協助其建立地方政權，曾部並開入瀋陽組織衛戍部隊的消息。從各種消息中，中共中央清楚地瞭解到蘇聯方面對中共的態度和東北的情況。這就是，紅軍在佔領區內不過問中國內政，蘇軍在大連的一位少將明確表

示：中共在鄉村活動，紅軍不加干涉，在大城市中組織非武裝群眾團體亦可。而蘇軍在山海關的紅軍則公開歡迎中共軍隊，並表示尊重中共的政權及其上級機關，願意提供援助。目前紅軍主要只控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農村及內地小城市相當混亂，但民眾熱情很高，極易組織，且偽軍收編甚易，動輒即可收編數千人，開展條件極為有利（19）。

來自東北的消息充分證明了中共的判斷，於是，中共中央於九月十一日決定由“山東抽調四個師十二個團共二萬五千至三千人由肖華率領即日分散進入東北，並電華北各地去東北幹部即日集中起程”，由延安等地再抽調數千幹部進入東北，以便“進駐鄉村、小城市及紅軍尚未佔領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線，發動群眾，壯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權，改編偽軍，組織地方武裝”，迅速在東北佔據優勢地位（20）。而為了推遲國民黨軍隊進入華北、東北，爭取全部佔領察、熱，爭取東北優勢，他們還開始在華北各省部署察綏、長治等重要戰役，打擊可能威脅熱察之國民黨軍，並令李運昌部率五個團進駐由承德、山海關至赤峰、朝陽、錦州和瀋陽一線，確保對進入東北的陸路之控制，力圖以此來壓迫蔣介石國民政府承認自己在華北和東北的優勢地位，在談判桌上讓步（21）。

但緊接著，由於蘇聯遠東軍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派其代表貝魯諾索夫中校，在已經擔任瀋陽衛戍司令的曾

克林陪同下，於九月十四日飛抵延安，中共中央的決定不能不進一步發生較大幅度的改變。

十四日上午十二時，朱德等中共領導人與貝魯諾索夫談話，貝魯諾索夫當面傳達了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正式口頭通知：

（一）按照紅軍統帥部的指示，國民黨軍與八路軍之進入滿洲，應按照特別規定之時間。

（二）在紅軍退出滿洲之前，國民黨軍及八路軍均不得進入滿洲。

（三）因八路軍之單個部隊已到奉天、平泉、長春、大連等地，紅軍統帥部請朱總司令命令各該部隊退出紅軍佔領之地區。

（四）未得紅軍允許進入滿洲之國民黨部隊，已被紅軍繳械，紅軍統帥部轉告朱總司令，紅軍不久即將撤退，屆時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滿洲應由中國自行解決。（22）

當晚，雙方舉行非正式談話，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以地方武裝名義在東北發展活動問題，貝魯諾索夫中校表示，只要不用八路軍的名義，一切好辦，但要求中共部隊進入東北時不要與蘇軍有任何接觸，更不要讓美國和國民黨方面偵知，以免使蘇聯方面在

外交上為難。他同時代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希望中共能派負責人前往東北，以便就近交涉，協調行動。

蘇軍統帥部的上述表示，反映出一種十分矛盾的心理。由於不相信中共具有與國民黨全面抗衡的軍事實力，且他們相信美國正虎視眈眈的企圖借機捲入中國事務，戰後歐洲又是蘇聯戰略重心所在，它在遠東只能保持守勢，因此蘇聯方面不想引起任何外交上的麻煩，以至與美國在遠東發生衝突。但由於美國一再公開堅持蘇聯對其勢力範圍內的中國東北必須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並準備在中國華北地區登陸，從而對蘇聯在東北的地位形成了明顯的威脅，因此，蘇聯又不能不極力設法鞏固自己在中國東北的地位和影響，盡力阻止美國的勢力進入到東北。為此，在佔領東北之後，史達林一方面公開表示蘇軍在東北既未與中共接觸，更沒有支持中共佔領東北的企圖，而是希望國民政府早日派人接收接防，國共兩黨儘快成立協定（23），但另一方面，他又秘密指示在東北的蘇軍暗中支持中共在東北的發展自己的力量，與中共協調行動，只是必須注意不要引起外交上的麻煩。因為史達林清楚地知道，在中國要想阻止美國勢力的擴張，他只有借助中共的力量。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複雜的考慮，他們正式派出代表前往延安，一方面要求中共照顧到蘇聯在外交上的處境，另一方面則正式表示承認雙方的特殊關係，準備暗中支持中共在東北及其周圍地區的發展。十六日蘇聯外貝加爾方面軍蘇蒙聯軍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將要求八路軍晉綏軍區轉告中共中央的意見充分反映了蘇方

準備支持中共在東北及其周圍地區發展的意見。克尼德涅夫中將聲稱：由於國民政府依據“蘇中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反對蘇軍進入東北三省以外的熱察綏地區，他們必須退出所占之察綏地區，為此他們堅決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前往接收，包括他們不久後將要撤出的東北地區，以便確保中共同蘇聯和外蒙之間的聯繫，避免因國民黨軍隊佔領而再度切斷了雙方的聯繫。他們甚至主動表示願意秘密地向中共提供武器方面的幫助，同意八路軍在抵抗國民黨軍隊進攻時可以靠近外蒙邊界，直至不得已時撤到外蒙去（24）與此同時，蘇聯大使也向中共領導人提出，根據蘇共領導人的意見，中共應“確保張家口、古北口、山海關線，防蔣進攻”。

蘇聯的上述態度，自然極大地振奮了中共中央奪取東北的決心。

在與蘇軍代表貝魯諾索夫談話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迅速決定成立中共東北局，立即隨蘇聯代表的飛機飛往瀋陽，指揮一切。同時，根據曾克林以及膠東過海部隊的報告，中共中央得知東北武器甚多，因此下令華中、華北應派遣一百個團的幹部，從班長、副班長、排、連、營、團及事務政治工作人員均配備齊全，不帶武器，穿便衣，迅速陸續動身前去，延安亦再派幾千幹部前往，“各自尋找最迅速到達的路線前進”（25）。

在得知蘇軍代表克尼德涅夫的意見之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更進一步意識到現在已經進入了奪取東北的“千載一時之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必須立即調整整個戰略部署。因此，十七日，中共中央致電在延安的毛澤東等人，提出：

東北為我所必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紅軍在東北現已開始撤退，據說在十二月初將撤完，內蒙紅軍即將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靈廟一線。傅作義尚未受遇到我之打擊，胡宗南在敵人掩護下完全可能進入平津，冀東尚有偽滿軍五個旅及本地偽軍共約五萬人，華北、華中、山東偽軍尚多。在此情況下，我之戰略部署須立即加以考慮。……

（甲）冀察晉軍區（除冀東外）的現有力量，只能對付傅作義及將來北平方面對於張家口的威脅及鞏固現有地區，不能於有大的力量加強與保障熱河和冀東，更無力進入東北。

（乙）為了完全控制與鞏固熱河和冀東，對付平津唐山一帶將來頑軍對於熱河的威脅，我們必須在冀東、熱河控制重兵，除現在派去東北部隊外，並須屯集至少五萬軍隊在冀東，以備紅軍撤退時，能搶先進入東北，因此現在必須立即計畫調集十萬至十五萬軍隊到冀東。

（丙）為了實現這一計畫，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

向南防禦的方針。

……新四軍江南主力部隊立即轉移到江北，並調華東新四軍主力十萬人到冀東，或調新四軍主力到山東，再以山東、冀魯豫抽調十萬人至十五萬人到冀東、熱河一帶，而華東根據地則以剩餘力量加以擴大去堅持。（26）

十八日，中共中央再電毛澤東等，指出：“滿洲四周連接蘇聯勢力，南面旅大又系蘇聯軍事管制地帶，故我如能控制熱察及冀東，在滿洲沿海又配置數萬兵力，即可阻止蔣軍進入滿洲，控制東北。此著關係極大，……昨電抽調十萬至十五萬兵力的部署望速考慮。”（27）

由於這時國民黨軍隊陸續開始接收華東、華南和華中，分散在這些地區的中共新四軍各根據地均深感威脅，而東北空虛，背靠蘇聯，且地域廣大，工業發達，物產豐富，因此，中共各地領導人也紛紛建議中央南兵北調，爭取以熱察和東北為第一戰略根據地，以山東太行為第二戰略根據地，造成由北向南防禦，長期堅持的態勢。初到東北的中共東北局領導人在與蘇軍負責人商談後，也一致向中央表示：蘇方已經同意在蘇軍佔領區及大城市十公里以外任我發展，各級政權任我接收，因此，“現在是千鈞一髮，機不可失，取得東北則華北華中即有了依靠，我黨地位將為

之一變。為爭取此決定的一環，其他區域暫時稍受損失，亦應在所不惜”。“此著關係中國革命前途甚巨”，我必須抽調大批軍隊“以最快速度趕來，以制先機”（28）。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關於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得到確定。他們明確要求：

（一）晉察冀（除冀東外）和晉綏兩區以現有力量完全保障察哈爾全境、綏遠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為以張家口為中心的基本戰略根據地之一。

（二）山東主力及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第一步一周內調三萬兵力到冀東，協助冀熱遼軍區完全控制冀東、錦州、熱河，隨後再調三萬兵力進入東北發展，並加裝備。

（三）華中調三萬五千人二十天內到山東，華東新四軍（除五師外）調八萬兵力到山東和冀東，浙東新四軍即向蘇南撤退，蘇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四）晉冀魯豫軍區竭力阻滯並打擊頑軍北上部隊，準備三萬兵力在十一月調到冀東和進入東北。（29）

隨後，中共軍隊陸續開始從四面八方開往熱察地區和東三

省，或陸路，或海陸，或武裝，或赤手，約十萬部隊先後踏上了
通向熱察和東北的道路，中共奪取東北的設想開始成為事實了。

主張中共控制東北， 蘇聯人看來比中共自己還著急

九月十三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山東青島登陸。此舉表明美國在中國華北地區登陸的計畫已經付注行動。儘管美軍登陸的直接目的在於幫助國民政府接收華北和幫助遣返數十萬日本戰俘，但在蘇聯方面看來，美軍在華北登陸對蘇聯在東北的利益無論如何是一種嚴重威脅。在美蘇兩國圍繞著歐洲問題已經開始出現明顯矛盾，九月下旬的倫敦會議雙方甚至出現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有誰能保證他們不久之後在遠東不會是敵對的呢？因此，當美軍在華北登陸成為事實以後，蘇方對中共進佔東北的態度開始明顯地變得積極起來了。

中共開往熱察和東北的行動雖然自八月底就已經陸續開始了，但總數上不過幾個團的兵力。原定萬毅部從海上運東北，直至九月底因種種原因只有一個連到達東北。大批部隊則是從九月下旬才開始從山東、晉冀魯豫等地動身步行前往熱察和東北的。照中共中央估計，至少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在冀東地區集中起八到十萬人，待佈置妥當，兩個月左右才有把握進行作戰，“更快則不可能”。因此，到九月底，進入東北的部隊總數不過兩千人，雖然迅速擴充到四萬六千人以上，但基本上是收編的偽滿軍，根本不能正規作戰。中共僅在張家口及其周圍地區集中了大約四萬兵力，但已在商都、尚義、天鎮、陽高及懷來一線與東進至集甯、

豐鎮的傅作義部形成對峙，一時不能他顧。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自然對迅速進佔東北和控制冀熱遼堵塞國民黨軍隊從陸路進入東北的計畫，都不甚樂觀。為此，中共中央不能不發出通知，說明：控制冀熱遼，堵塞蔣軍從陸路進入東北計畫，雖已開始行動，但離實現程度尚遠，……尤其英、美首則贈艦船與蔣，繼則公開聲明第七艦隊助蔣運兵，在華飛機六百架亦售蔣，故偽、美、英一致助蔣與我爭奪東北甚為明顯，蔣運兵至東北可能較我速，即是冀熱遼及遼東半島為我先機控制，蔣軍仍能深入東北內地，我發展東北決不是長期順利的，而是長期與國民黨爭奪。因此我軍進入東北的部署，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託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再進而爭取與控制南滿沿線各大城市。（30）

十月二日，由於美軍發表消息宣稱中共軍隊已經滲入東北，並與蘇軍警衛瀋陽，蘇軍不得不嚴格命令在瀋陽擔任衛戍任務的李運昌部全部撤出（31）。但十月三日，剛剛來到瀋陽的一蘇聯軍事委員會委員在駐東北蘇軍高級將領的陪同下，專門招待了中共東北局的領導人，他特地轉達了史達林的話，稱讚“中國共產黨是勇敢的、聰明的、成熟了的，我們很有信心”，並對中共中央準備奪取全東北表示讚賞。但他認為中共目前讓開南滿爭取背靠蘇蒙朝鮮的東西北滿的軍事部署還沒有脫離遊擊戰爭的觀念，明確主張中共應在山海關一帶部署十五萬主力部隊，並在瀋陽周圍地區部署十萬兵力，阻止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地區。他說：

“你把南邊，特別是山海關方向抓住（長春路是商辦，誰若運兵須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們的。東三省人力財富主要在南邊，又是門戶，把這裏掌握了，北面還有什麼要緊。”當東北局領導人表示中共軍隊武器裝備落後時，駐東北蘇軍將領當即同意向中共提供三萬支步槍，一百挺機槍和十五門炮。而到了第二天，即十月四日，蘇方更進一步通知東北局，他們願意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瀋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的全部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轉交給中共接收，當東北局領導人說明以中共目前在東北力量還無力全部接收時，蘇軍領導人表示，在一個月內他可代為保存。這種情況使東北局十分興奮，他們立即電告中共中央，並建議：下最大決心，立即從各區抽調三十萬主力，于一個月內趕到，用盡一切方法控制此間。這是決定全局的一環，為了爭取這一環，寧肯犧牲其他地區，使化為遊擊區，即使是暫時的喪失都值得。（32）

蘇聯方面態度突然如此積極，顯然是同九月三十日美軍在天津登陸有關的。鑒於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完全與美國站在一邊，國民黨進入東北將來必對蘇聯不利，蘇聯方面自然準備在撤退之前給國民黨盡可能造成一些麻煩。於是，他們不僅開始大力援助中共，而且一方面通知國民政府蘇軍準備開始撤退，一方面又主動向中共表示願意將全東北交給中共，並不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催促中共迅速接收東北各省市政權。

但蘇聯方面真的會不顧條約把東北行政交給中共嗎？中共中央看來對於這一點並不相信。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電報指出：紅軍走時依條約會將統治權交給東北行營，不會承認其他的東北行政組織。因此，“在此後的兩三個月之內，我們須應特別努力的，恐尚不是全東北的行政組織，而應是各地方的自治民選，首先力爭市縣政府的成立。如果依東北九省的劃分，如一省有半數以上縣市政府已告成立，即可選代表成立省臨時參議會，選出臨時省政府，……等到九省主席到了，我們以臨時省政府與之對立，但不拒絕談判。談判條件，按當時情況及力量對比再定。”基於這種考慮，他們當然不認為中共有奪取全東北的可能，相反，他們估計，國民黨軍隊到東北後，必會佔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中共將佔據廣大的外縣及邊區。（33）當然，在軍事上，中共準備盡最大可能向東北進一步調派軍隊，只是他們明確說明：“三十萬辦不到，一個月可有十萬到達冀東和東北，本月底可再出動五萬到八萬。現因國民黨有將近五十萬大軍從平綏、同浦、平漢、津浦向平津、東北前進，我冀魯豫、太行、五台等區部隊均不能抽調，必須阻止頑軍北進，並消滅其一部，才能掩護我出動三十萬到達目的地。”為此，他們希望蘇軍能夠從張家口、綏遠方面給中共以必要的援助。不過，毛澤東一方面主張在平漢、津浦等八條鐵路線全面阻擊國民黨軍隊，另一方面顯然也贊成蘇聯方面關於集中全力在北滿防堵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的意見，並決心設法佔領全東北。他在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指示中專門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即：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于錦州、營口、瀋陽之線，

次要力量于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34）

要在關內和關外同時與國民黨軍隊展開大規模戰役行動，這在中共顯然是困難的。但此時東北實際上尚無國民黨軍隊，因此東北儘管兵力不足仍無大礙。為避免兩面作戰，捉襟露肘，中共中央不能不要求蘇聯方面設法將東北撤軍日期向後推延兩個月，以便在關內“取得大的勝利”（35）。

蘇聯方面對於中共阻截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的任何行動，自然都是積極支持的。因此，蘇聯大使得知中共的此項要求後，當即表示願意將這一情況轉告蘇聯政府，並稱，在八條鐵路線上的阻截戰鬥宜早不宜遲，早則有利。可是，按照中共原先瞭解的駐華美軍總部擬定的運輸計畫，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至少也要在十一月份，因此中共中央和東北局原計劃在東北與國民黨軍隊大規模衝突的時間應該在十一月蘇軍開始撤走之後。他們正是因此要求蘇軍延期撤退的，因為這樣就可以延緩國民黨進入東北的時間，便利於中共向東北運送軍隊。但國民黨來到東北的時間遠比中共所料想的要快得多。其東北行營在十月十二日就已經進駐長春，一周之後國民政府就向蘇聯方面提出了要求在大連登陸的請求。這種情況顯然出乎中共也出乎蘇聯的意外。蘇軍一面拒絕國民政府關於從大連登陸的請求，一面又一度急急忙忙要求中共交

出已經接收的部分地方政權（36）。但當蘇軍瞭解到美國在華北的登陸部隊公開幫助國民黨軍強行搶修被中共破壞了的從秦皇島到山海關的鐵路，甚至公然武裝執行護路任務之後，其顯然認為美國軍隊可能會協助國民黨軍隊強行進入東北地區，於是，蘇軍的態度又驟然強硬起來。十月二十四，蘇軍首先突然搜查了國民黨吉林省黨部等機關，並封鎖了其東北行營，中斷交涉（37）。二十五日，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幹”。宣稱所有兵工廠、武器彈藥和工業中心統統交給中共，並要求中共準備抵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包括封鎖所有機場。他甚至表示，如果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國民黨方面發動進攻的話，蘇軍也將協同中共軍隊作戰。隨後，中共向蘇軍提出三點：

第一，推延撤退時間；

第二，在十一、十二兩個月內拒絕蔣進入東北；

第三，允許我方立即接收政權及民選自治政府。（38）

對此，除推延撤退時間必須由蘇軍最高統帥部決定以外，政權問題蘇方一概允諾。蘇軍代表並強調，只要地方政權全都在中共手裏，國民黨即使派來一兩個大官也毫無妨礙。

十月二十七日，美艦二艘運送國民黨到葫蘆島，因李運昌部三十一團武裝抵抗未能登陸。次日，蘇軍代表告訴中共東北局，一旦美軍與國民黨軍隊聯合登陸，蘇軍奉命採取退讓方針，中共也務必在沒有蘇軍之處進行抵抗。但蘇軍贊同中共對進入東北的國民黨軍隊進行打擊和殲滅。而對營口、葫蘆島兩處國民黨準備實施登陸的地點，蘇軍都迅速交給中共設防，一面向中共表示同意中共在兩處阻擊國民黨軍，不加任何限制，一面則對國民政府宣稱兩處已經沒有蘇軍，對兩處出現的任何衝突概不負責。

對於蘇方態度，中共十分欣慰。他們立即發出指示，稱：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制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過渡到和平局面，否則和平不是可能的。我黨正組織五十五萬至六十萬野戰軍，尚有七十萬地方軍……配合作戰，只要友人能給以有力的援助，有把握完成上述任務。

但中共明確認為：“東北方面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在兩個月內拒止蔣軍登陸、著陸及接收政權，此點如無蘇軍協助則不能成功”。因此，目前不僅要迅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藥，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辰兄（指蘇軍）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至要！至要！”（39）

十一月初，中共在平漢戰役等阻截國民黨軍進兵東北的戰鬥中相繼取得勝利，國民黨軍兩個師起義，約二十個師被殲，華北各主要鐵路均被切斷，國民黨從陸路進入東北的計畫嚴重受阻。而由於東北各個登口岸又多被中共軍隊佔領，長春等重要城市的機場也在蘇軍的允許下由中共軍隊加以設防，國民黨軍隊通往東北的各個通道幾乎都被堵死。加上此時國民黨運往東北的軍隊只有兩個師，而已經進入和正在進入東北的中共部隊總計則有十五萬人左右，整個軍事形勢明顯變得對中共有利。鑒於這種情況，毛澤東明確主張：

華北、東北、蘇北、皖北及邊區全部歸人民自治（孫中山主張），僅平、津、青三地可暫時駐一小部分中央軍，將來亦須退出。其他各地中央軍已到者須退出，未到者停止前進。閻錫山、傅作義須免職，民選各首省政府；華北、東北各設政治委員會統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違背自治原則派遣官吏，已派者須取消。……東北由東北人民自治軍保護，中央軍不得開入，否則引起內戰由彼負責。（40）

彼方既然如此決定，
我們方面只有服從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在美軍幫助下在秦皇島登陸並控制了周圍地區的國民黨第十三、五十二兩個軍開始通過美國陸戰隊搶修的秦皇島至山海關的鐵路，開始向山海關中共守軍發起進攻。國共兩黨爭奪東北的戰爭就此打響了。

此時，國民黨陸續運抵關外準備進入東北的兵力，只有十三、五十二、九十四三個軍約八萬人，而中共在錦州至山海關和承德一帶的兵力則達到十萬人以上。儘管部隊許多晝夜兼程，十分疲勞，有些新擴充的部隊既缺槍彈，又缺訓練，中共中央仍堅決主張“堅持半個月”拒敵北進。它相信本月內我可集中十萬兵力于東北，即可靠此兵力及當地新力量作戰，兩個月後將有又九萬生力軍可陸續增加上去。它固然已經估計到國民黨至少會派出五個軍到東北去，“戰爭重心將轉入東北，必有一場惡戰，因此我必須增調有力兵團參加作戰”，但它顯然並不特別擔心形勢會因此發生逆轉。（41）

山海關戰鬥的展開，顯然是對中共奪取東北的決心和實力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檢驗。蘇軍看來對採取這種形式阻滯國民黨進入東北是滿意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很快即通知國民政府在東北的代表，聲稱原來允許國民黨軍隊登陸的營口和葫蘆島都已經有中

共軍隊開入，蘇軍已經退出，國民黨軍在這些口岸登陸的安全蘇軍將概不負責（42）。不過，蘇聯方面並不打算按照中共的建議，通過他們的緩撤來遲滯國民黨軍隊的推進。蘇軍代表特別告訴中共東北局，美國總統杜魯門十月十四日曾專門致函史達林，表示他對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登陸和接收主權問題的關注。史達林已經委託華西列夫斯基元帥通知中、美兩國，蘇軍所決定的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的推進路線和日期。因此，蘇軍已經不能採取過於強硬的政策，即使美蔣軍隊聯合進攻，也只能退讓，蘇軍撤退的日期更是不能改變的。而蘇軍堅持按規定時間早日撤出東北，也是基於同美國的關係的考慮。因為蘇聯明確反對美國軍隊留在中國，而根據在伊朗處理同英國關係的經驗，只有首先主動撤軍，才能爭取輿論，迫使對方同時撤出軍隊。儘管這樣做對於中共佔領東北在時間上不利，但從未來蘇美在遠東問題上的矛盾和避免美軍更深地捲入中國事務的角度考慮，這樣做是有利的。事實上，在蘇方看來，中共目前佔領全東北的想法已經不可能了。蘇軍代表明確認為：中共已經在戰略上犯了錯誤，應當早下決心調五十萬主力來確保滿洲，這裏工業發達，東西北三面國防安全，完全可以獨立。有了滿洲，即可進取全中國。而今先機已失。目前，他們除了幫助中共在離開主要鐵路幹線的地方建立根據地以外，就只能靠中共自己在野戰中殲滅進攻之敵了。為此，蘇軍接連向中共提供了一些武器彈藥，移交了一批兵工廠和武器庫，甚至提供了一批重型武器和運輸工具，如坦克、飛機、火車、汽車等。但蘇聯大使明確告誡說：“在東北只能做，不能說，絕不要提東北

自治與不准國黨派兵事，給美蔣藉口，使蘇聯處於困難地位”。他們懷疑中共目前關於華北和東北全部由中共控制的主張是否火藥味太濃，從自身實力考慮是否有實際意義。他們認為，中共應當估計到，國民黨軍本月內一定會進入東北，並取得部分行政權，獨佔東北目前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中共今天一定要考慮美國的政策，因為有情報表明，美國全力幫助蔣介石進入東北接收主權和控制全中國，為此，他們已經決定向中國派駐二十萬美國軍隊，並協助控制昆明、廣州、福州、上海、南京、青島、天津、北平和秦皇島等城市，同時擔任護路和帶路，把中央軍送進東北去。其目的十分明顯，即要剝奪中共的力量，並將蘇聯的勢力從中國趕出去。（43）

蘇聯人的態度再度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在中共力量已經如此強大，足以與國民黨相抗衡之後，毛澤東的方針是絕不輕易妥協，“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能爭則爭，能鬥則鬥，凡已爭到和能爭到的權利絲毫也不放鬆。當然，毛澤東也十分清楚在蔣介石的背後站著強大的美國，正因為如此，他相信強大的蘇聯也應該站在自己的背後，象美國支持蔣介石那樣與中共密切配合。特別是在東北問題上，他總是希望蘇聯能夠放手支持中共。因為他清楚地知道，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共就不可能實現對東北的控制；而他同時也認為，東北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蘇聯支持中共佔據東北，也對蘇聯有好處。相反，如果中共得不到蘇聯的支持，就可能在東北立足，如果中共不全力爭奪，國民黨也絕對不會讓

中共在東北插進一個腳趾頭。因此，不管美國政策如何，他相信，在東北問題上，蘇聯和中共都絕對不應當有絲毫的退讓。據此，他告訴中共重慶代表團說：美國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意見值得考慮，但在美蔣堅決進攻方針下，我們無法退讓，只有自衛一法。東北方面山海關三日已打響，第十五師在美軍支持下由秦皇島進攻，事先要求我軍退出山海關及離開鐵路線，當地我軍沒有接受，彼即攻擊，被我擊潰。瀋陽得失，決於作戰結果，如我能在本月內殲滅其首先進攻的兩三個師，取得集結兵力，整訓後備之時間（需要兩個月），並在爾後能根本殲滅其進攻力量，則東北可能歸於我有。那時讓國民黨插一隻腳，很好講話。目前可以不公開自治軍及全盤自治的宣傳與要求，但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作戰不利，蔣得瀋陽長春，則我方只能獲得邊境二等地方。即使如此，也要用戰爭才能解決，兆南龍江佳木斯等地也不是談判可以獲得的。（44）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東北局立即開始具體著手部署蘇軍撤退後對國民黨空運和海運部隊的軍事打擊行動。

然而，不論中共如何決定，由於注意到國民黨方面可能在接收東北的問題上採取對蘇聯不利的行動，蘇聯方面已經下決心主動退讓了。十一月十日，蘇軍代表正式通知中共東北局，在蘇軍撤退五天前將允許國民黨軍隊空運東北各大城市，原定監視各機場的中共部隊不得與國民黨空運部隊進行衝突，此事關係到莫斯科

科的信譽，東北蘇軍全體人員無權變動，中共軍隊亦須遵行，否則蘇將不得不實行繳械。蘇軍代表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該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此點希望中共理解。可是，蘇聯人卻弄巧成拙了。此時在長春的國民政府代表原本並不瞭解在長春有大批中共部隊，但十一月十二日，他們卻驚恐地發覺長春城內和長春機場周圍竟有數千中共軍隊，國民黨軍空運長春的計畫根本不能實行。而事實上，這些軍隊這時不過是遵照蘇軍要求分別大規模集中起來準備撤出而已。

十一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通知蘇聯駐重慶大使館，前往接收東北政權的東北行營以及參予接收的行政人員十七日起全部撤離長春，遷往山海關（45）。十七日，蔣介石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蘇聯政府故意蔑視中共協定條文、阻撓中國方面接收東北的種種努力，初則拒絕中國軍隊自大連登陸，繼則使中共軍隊入占營口、葫蘆島等港口，最後竟於本月十二日後公然使中共軍隊入占長春。電稱：當日軍投降時，東北諸省原無中共軍隊，此一事實即史達林元帥亦曾予以證實。彼於八月下旬與哈利曼大使談話中曾經如此說（該談話經赫爾利將軍告余）。最近東北諸省境內有大部中共軍隊存在，自系由於蘇軍之支援。至於政府軍隊之登陸，則無處不暗受蘇軍之阻撓，因之中國政府派赴東北人員無法達成接收任務。（46）

國民政府的這一外交行動，不僅使蘇軍已經開始的撤退工作

無法繼續進行，而且使東北問題有可能進一步國際化而引起美國干預，這種情況使蘇聯頓時陷入嚴重困境。隨著十七日東北行營人員陸續開始撤退，已經開始撤退的蘇軍重又開回。蘇軍代表向東北局表示美蔣比他們想像得要狡猾得多，許多事情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使他們很被動。以致蘇軍不得不向國民政府表示，蘇軍準備延緩撤軍，以協助中國政府在東北建立政權。其大使也照會國民政府外交部，稱：中國政府的軍隊能夠無阻礙的在長春及瀋陽降落，蘇軍將予以應有之協助，蘇軍嚴守中蘇條約，對於東三省之共產黨，過去未曾予以任何幫助，現在亦然，其撤退區內之共產黨活動乃由於中央政權未建立之故（47）。

十一月二十日前後，美國軍艦接連在蘇軍駐紮的大連附近海面示威，蘇聯方面高度緊張，戰鬥機頻頻起飛，炮兵也數次開炮示警。蘇軍隨即向大連緊急空投一個師的兵力，又向瀋陽增兵至四個坦克旅和一個炮兵師，並重新開回營口口岸予以控制。為避免為美國和國民黨方面再度提供口實，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凡長春路及沿線城市的中共軍隊必須全部撤出，凡有紅軍之處，中共軍隊不得與國民黨作戰，並不許中共軍隊存在。

東北問題的突然變化，使中共中央意識到這場鬥爭的重大國際背景。十一月十九日，在得知事情經過後，中共中央立即致電東北局，稱：由於我黨在滿洲的發展，蔣軍不能順利進入滿洲，國民黨在滿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順利開展，美蔣在滿洲問題上已對

蘇聯採取了外交攻勢。……國民黨現在是抓住中蘇條約，使蘇聯不能在滿洲現在的情況之下脫身。這是一個嚴重的世界鬥爭。

儘管此時山海關已被突破，國民黨軍已經進入東北，但中共中央仍舊相信東北大局還沒有定，因此，“現在的方針仍應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48）。而第二天，當得知蘇方決定後，中共中央雖然改變了原來準備獨霸東北的想法，電稱：“彼方既然如此決定，我們只有服從。長春路沿線及大城市讓給蔣軍”，實行“讓開大路，佔領兩廂”，但仍“希望不讓錦州、葫蘆島及北甯路之一段”，以便我們能夠在這一帶組織戰場，打擊向瀋陽推進的國民黨軍（49）。至二十八日，因國民黨軍隊已經佔領了東北門戶錦州，阻截國民黨軍進入東北已經沒有任何可能，中共中央終於不能不發出指示，決定暫時放棄組織戰役的計畫，確定長期發展的方針。指示說：近兩個月來我在東北雖有極大發展，但我初到，且甚疲勞，不能進行決戰，而國民黨已乘虛突入，佔領錦州，且將進佔瀋陽等地。又東北問題引起中、美、蘇嚴重的外交糾紛，蘇聯由於條約限制，長春鐵路沿線各大城市將交蔣介石接收，我企圖獨佔東北，無此可能，但應力爭我在東北之一定地位。長春路沿線及東北各大城市我應力求插足之外，東滿、南滿、北滿、西滿之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與次要鐵路，我應力求控制。（50）

中共阻截國民黨軍進入東北計畫的失敗，已經在蘇聯方面的

意料之中。但所有這些實際上並沒有改變駐東北蘇軍與中共之間的密切關係。在蘇軍要求中共軍隊退出各大城市的同時，他們明確提出中共東北局及其各種政治宣傳機關可以留在城裏，甚至同意共產黨召集的“東北人民代表會議”在長春舉行，並且還特意提供專門電臺與中共方面保持密切聯繫。當東北局轉達中共中央十九日關於“希望不讓錦州、葫蘆島及北甯路之一段”的要求後，蘇軍也立即表示同意。蘇軍為此在向國民政府提出的照會裏稱：“至於營口、葫蘆島以及瀋陽以南區域”，因蘇軍已經撤退，故不能予以協助（51）。而考慮到中共的要求，蘇軍這時還首次從旅順及朝鮮向中共提供軍火幫助。

不過，在不能依靠中共佔據東北之後，蘇聯對於美國勢力可能隨著蔣介石國民政府來到東北，從而給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帶來威脅，畢竟憂心忡忡。為了防止美國勢力進入東北，並使蘇聯能夠合法地在東北保持控制，蘇聯政府迅速開始提出中蘇兩國在東北進行“經濟合作”的提議，並極力壓迫國民政府承認蘇聯對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

由於東北工礦企業長期為日本所經營，幾乎所有重工業均為日本股份，因此，史達林援引雅爾達及波茨坦協定對德國之規定及先例，認為存在賠償問題。早在中蘇條約談判中，蔣介石就試圖使蘇聯承認“東北原有各種工業及其機器”，應“為倭寇對我償還戰債之一部分”，但史達林僅承認“凡屬日人私人之財產，

可同意賠償中國戰時損失，凡屬於公司組織者，應視作戰利品”。因屬於公司組織者占東北工礦企業絕大多數，故蘇軍佔領東北後，很快就將其作為戰利品或接管，或拆遷搬運到蘇聯。至十一月底已搬運之機器，即占東北機器總量的五分之一多。但由於東北重工業仍有巨大潛力，蘇聯方面最初甚願中共能夠全部佔有，不讓美蔣染指。鑒於此舉不成，蘇聯又多方設勸誘國民政府同意“其財產應由雙方平均分配”，並“組織一中蘇合辦之公司”，共同經營東北工礦企業（52）。

但是，由於美國的漸漸介入直至明確反對，蘇聯“合法”控制中國東北的設想實際上只是一個泡影。十一月以來，美蘇不斷在原子彈、德國、朝鮮等眾多問題上發生分歧，在太平洋及遠東地區，美軍已經明顯地將蘇軍作為主要的假想敵。十一月底，美國決定在擴大對國民黨援助的同時，更提出派馬歇爾將軍直接來華參預調處中國內戰。這種情況進一步使中國問題特別是東北複雜化。在軍事上戰勝國民黨的可能性一時沒有可能的情況下，為了迫使國民黨公開承認自己在東北地的存在和地位，中共顯然希望蘇聯也能同時參加調處，但蘇聯方面表現得十分謹慎。史達林這時看來最關心的就是如何避免來自美國的威脅，他再三告誡美國和國民黨：“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53）。

實際上，蘇聯並非相信自己的警告和迫蔣“合作”真會有作

用。自蘇聯十一月下旬被迫對國民黨讓步之後，蘇聯已經日漸深刻地感覺到國民黨是自己在遠東的一個十分危險的敵人。鑒於蘇軍官兵不斷遭到有國民黨背景的武裝集團的襲擊和暗殺，蘇軍已經開始在官兵中進行警惕和仇恨國民黨的教育。而對於中共準備談判解決東北問題，使中共在東北地位得到承認的想法，也“表示不樂觀”。

中共此時的計畫是：

（一）在政治上，以瀋陽、長春給蔣，而以哈爾濱及其他長春線城市給我，並讓我取得民選政權；或由蘇聯與蔣談判，讓我在沈、長、哈諸城插一腳，使東北成為合作局面。（54）

（二）在軍事上，在東滿、北滿、西滿許多戰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北南等建立可靠根據地，站穩腳跟，然後依據情況的允許去逐漸爭取在東北的優勢。（55）

顯然，在蘇聯方面看來，中共在政治上的設想是很難實現的。蘇方人員告誡中共代表，國民黨目前並不急於接收東北，其軍隊在佔領錦州後拖延北上，迫使蘇軍撤退時間從原訂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推延到二月三日，就是要奪取熱河，切斷中共華北與東北之間的聯繫，最終消滅中共在東北的力量，其根本目的其實是要徹底切斷中共與蘇聯之間的聯繫。而一九四六年一月由馬歇爾調

處的國共停戰談判開始之後，國民黨也確實在一方面提出停戰協定熱察除外，一方面更加加緊了對熱察兩省中共控制區的軍事進攻。鑒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一方面堅決拒絕熱察除外，一方面要求熱察地區各部隊竭盡全力，不惜一切犧牲進行抵抗。同時，中共中央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滿洲問題除外，不在這次全國停戰談判中一併解決，國民黨可能在將來拒絕和我談判滿洲問題，並可能將華北的蔣軍調入滿洲和我作戰，這對我是不利的”。因此，他們不能不再度要求蘇聯出面參加談判。中共中央電稱：

（一）由於中共與國民黨關於滿洲問題尚無任何協議，此時蔣軍之進入滿洲不可避免的要發生嚴重衝突。蔣軍現正在接收赤峰、多倫主權的藉口之下向熱河、察哈爾我軍進攻，為此已使國共雙方關於停戰的協議不能實施。

（二）不獨在中國本部，而且在滿洲及熱河、察哈爾，中共方面均要求立即停戰，關於這種停戰協議由於馬歇爾的參加，已獲有初步結果。關於國民黨進兵及在滿洲境內國共雙方如何避免衝突的辦法，我們希望蘇聯能夠按照馬歇爾參加國共談判先例立即發起談判，並由蘇聯代表及國共雙方代表組織三人委員會來解決滿洲問題。

（三）如果蘇聯暫時不好出面發起談判及組織三人委員會，我們意見滿洲問題即在目前馬歇爾參加的國共停戰談判及三人委

員會中一併解決，而不使之除外。但討論與滿洲有關問題時，均請蘇聯大使參加。(56)

由於蘇聯方面堅持不出面發起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與國民黨人達成的“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及恢復交通的命令”中，東北的停戰也被包含在內了。但中共代表卻承認這種停止戰鬥行動和軍事調動可以有例外，特別是“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在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受影響”(57)。然而，承認恢復東北之主權是國民政府軍隊的權利，卻使中共在東北的地位大成問題。結果恰如東北局事後所說：由於“國民黨仍可向東北運兵，仍拒絕與我談判東北問題，不承認我在東北之任何地位，他對東北我軍仍未放棄武力解決的方針，因此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後要向我進攻是不可避免的”(58)。這樣一來，中共本來想乘談判全國停戰之機政治解決中共在東北的地位問題，如今反倒南轅北轍，越走離目標越遠了。

蘇聯既然主張放手大打， 毛澤東也敢於知難而進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按照國共兩黨發佈的公開命令，全國範圍的停戰就此開始了。但至少在東北及其相關地區，沒有誰相信這個命令會真正起作用。中共中央明確指示東北局：在國軍未到達滿洲廣大地區前，你們應速謀發展，將部隊高度分散，控制廣大地區。在靠近蘇蒙地區的一切要點你們必須控制，蘇軍所占的一些次要地區，要儘量讓蘇軍撤退交給你們。即使在國軍到達後，我所領導之一切政府，概不交出，如蘇軍要交時，我仍應以適當形式保持我之政權（59）。東北局的態度更加堅決，他們認為：“現在是力爭把一切政權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區控制在我們和人民手裏，使國民黨困難重重，到處碰釘子，軍事無辦法，使他非找我談判，非找蘇聯出來調解不可。”當然，在對於國民黨軍隊的問題上，中共中央還是試圖採取後發制人的。他們要求東北局暫時不對國民黨在東北的部隊發動進攻，儘管他們也很清楚：“東北的武裝衝突前途是難以避免的，但必須堅持自衛原則才能有理”，才能贏得輿論，這在他們看來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以中共這時在東北的力量和處境，他們畢竟不希望在東北大打。他們這時的方針仍舊是力求迅速和平解決東北問題，“在國民黨承認我在東北地位條件下力求與國民黨合作”。

可是，正如中共所預料的一樣，就在停戰令下達一周之後，

國共兩黨的軍隊就在營口發生衝突，中共中央借此要求停戰小組出面調停，試圖迫使國民黨承認東北存在共產黨力量的事實，蔣介石卻堅決拒絕。緊接著，在第十三軍和第五十二軍已經進入東北的情況下，國民黨新六軍和新一軍又先後進入東北，開始搶佔長春路以外中共佔領區，要想保持根據地，中共就非打不可。於是，東北局提出建議，中共中央表示贊同，中共東北軍隊下決心要打一大仗。只是，中共這時的想法完全是以和平為目的的。中共中央電文大意如下：

（一）美國必須助蔣進佔東北，蘇聯亦必須將東北交蔣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認蔣軍進入東北接收主權。

（二）現全國停戰業已實現，東北亦必須停戰，整個國際國內形勢不能允許東北單獨長期進行內戰。我黨目前對東北的方針，應該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黨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實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設東北。

（三）但由於蔣介石現在還不願承認我在東北地位，不願和平解決並不願實行民主改革，輕視我在東北力量，仍想武力解決，因此我們在東北要實現和平解決與民主合作的方針，還嚴重困難還必須經過嚴重的甚至流血的鬥爭，才能達到目的。

（四）為此，同意東北局在瀋陽以南我軍留駐長春線不自動

撤退作為與國民黨談判的條件，如國民黨不與我談判即向我進攻，在友方不堅決反對，我在完全防禦有理的條件下（退避三舍之後）給 進攻之頑以堅決徹底殲滅之打擊。此為歷史新階段中之最後一戰。（60）

二月十三日，東北中共軍隊對進佔秀水河的國民黨軍隊發起了攻擊，一舉殲滅對方五個營。國共兩黨在東北的戰爭就此拉開帷幕。東北局及其在東北的中共軍隊信心十足，明確主張應當進一步打擊國民黨軍，建議重慶中共代表團“暫不找美蔣談東北停戰問題，待打至相當階段或美頑找我時再談”。考慮到中共代表已經一再要求，國民黨方面始終拒絕向東北派出停戰小組，中共中央也開始做長期戰爭的準備。其複電稱：你處士氣甚望並開始消滅敵人，甚慰。我前日已電丙丁（指中共代表團）立即相機提出要求停戰，並派停戰組到東北，但尚無回復電。估計國方如不遭受更大打擊是不會答應停戰，會採取拖延政策的。如此你們消滅更多敵人，國方當無話可說。你們一方面努力爭取和平，但另一方面仍須準備長期戰爭。（61）

果然，二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宣稱東北只是接收主權問題，並不存在軍事調處的問題，因此軍事調處並不包括東北在內（62）。這樣一來，中共試圖通過停戰談判造成和平解決東北問題，逼迫國民黨承認中共在東北地位的設想，成為幻影。儘管中共這時並不害怕在東北與國民黨作戰，但國民

黨不斷向東北增兵，而自己受停戰協定限制無法進一步調集兵力，長此以往畢竟十分不利。中共東北局領導人為此致電中共中央稱：此次停戰協定，既未明白規定東北在調處範圍之內，又允許國民黨增兵東北接收主權，結果國民黨現在不斷增兵，我現在卻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壞交通，有時條件對我甚為有利，我又不能主動向敵進攻，待敵獲得有利時機突然向我進攻，我又被動。因此，目前或者爭取將東北列入軍事調處之中，或者請中央設法增強東北兵力。

這時，美英兩國為阻止蘇聯利用經濟合作談判在中國東北造成壟斷地位，單方面公佈了蘇美英三方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在雅爾達達成的關於遠東問題的秘密協定。由於秘密協定的內容極端地反映出蘇聯必欲恢復一九〇四年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佔有的特殊權益，因而使蘇聯在外交上和輿論上都迅速處於困難境地(63)。而國民黨又借機在關內發動大規模的反蘇運動，這更使蘇聯方面惱怒至極。為此，蘇軍代表也明確告訴中共東北局，美國此舉實際上不過是試圖假門戶開放之名深入到東北來，過去蘇方十分顧慮世界和平，在態度上比較軟，其實美軍現在很難到東北來，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因此，現在應該強硬些。他們完全支援中共調集更多的主力到東北來，因為蔣介石正在利用華北、華中的停戰增調部隊到東北來打共產黨。與此同時，蘇聯在東北駐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等公開指責美國“挑撥離間”，並明白告訴新聞界：蘇聯提出“經濟合作”的要求其目的實際上“不是為

了金錢，而為國防”（64）。

向東北增兵，勢必使東北戰爭規模擴大並長期化，而考慮到關內和平局面正在形成，關外也難以長期內戰，且中共並無驅逐東北國民黨軍隊獨佔東北之可能，中共中央這時顯然還不想這樣做。但問題是，無論是美英蘇達成的雅爾達秘密協定，杜魯門在日本投降後發佈的關於接受日本投降的“一號命令”，還是中蘇兩國間達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都只承認國民政府才有權接受日本投降和接收東北的中國主權，甚至中共自己也在它所贊同的停戰協定中明白承認了國民政府在東北的這種權利，這導致中共找不到接收東北的法律依據，難以“名正言順”地取得在東北的地位，它只能造成既成事實迫使國民黨承認它在東北的存在。而要造成這種既成事實，就必須取得蘇聯方面的合作，把盡可能多的地方政權交給中共而不是交給國民黨，使國民黨無法接收而不得不找共產黨談判，然後再在談判桌上主動放棄一些地盤來求得國民黨對自己實際佔領區域的承認。然而，這樣做的關鍵一方面必須求得蘇聯方面的配合，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必須能夠通過戰爭在東北造成自己對國民黨的軍事優勢，至少是取得對後者的均勢，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國民黨最終放棄強行接收和驅逐自己的目的。可是，在國民黨不斷向東北調集兵力的情況下，如果中共不進一步增兵東北，這種軍事上的優勢或均勢是很難取得的。沒有優勢，或者不能形成明顯的均勢，要想讓國民黨承認妥協就是不可能的，東北的戰爭也就無法停止下來。

三月八日，蘇軍突然開始從撫順、吉林撤退，將政權交給中共接收。九日，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瀋陽紅軍將於十三日撤退，希望中共佔領，並且瀋陽以南蘇軍將不再向國民黨辦交待，一切蘇軍撤走地區，中共可以自由破壞。為此，東北局向中共中央提議，乘蘇軍突然撤退，國民黨不敢冒進，迅速控制長春路沿線城市，以阻止國民黨軍北進，並將後者吸引在長春路沿線。但是，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團認為：目前局勢美蘇趨向於解決問題，而且雙方都有從中國不久撤兵的表示，故東北問題仍應以求得解決為前提。其方針應為承認政府軍有權進駐長春路及蘇軍撤退區，而以同時解決政治問題，並協商進兵為交換條件。如得此協商，便可派出執行小組，而三人會議亦可去瀋陽，東北方面便可以現有陣地一步一步講條件，逐步求得有利的解決，並取得我在東北被承認之地位。而照東北局的方案，拒絕國民黨接收長春路，必給以反擊口實，說我要獨霸東北。並且，我們從來不反對政府接收東北主權，在停戰協定上還承認了政府軍有開入東北及在東北調動之權，如今忽然反對政府軍隊接收長春路和蘇撤區，很難自圓其說。

對於東北局勢突變，中共中央最初的態度很明確，即：蘇軍退出瀋陽後，我軍不要去進攻瀋陽城，我軍進去在軍事上會陷於被動，在政治上亦將處於極不利。不僅瀋陽不必去占，即瀋陽至哈爾濱沿途蘇軍撤退時我們都不要去佔領，讓國軍去接收。……

只有在國軍向我軍進攻時，我們應在防禦的姿態下組織有力的回擊。(65)

就談判條件而言，中共中央的基本意圖則是：現在可以承認在停戰條件下，國軍可以接收瀋陽至哈爾濱之長春路上各城市(路兩旁不在內)。至政府軍以後再要進駐哪些地區和我軍必須從哪些地區撤退，須待政治問題解決及我軍駐防地區確定，並須到東北和我軍負責人商討後，才能具體解決。……我們內心盤子，長春路的主要部分(即瀋陽至哈爾濱)及撫順、鞍山、本溪、營口、遼陽等數地，是要讓給國民黨的。但……切不可一般承認國軍有權進駐全部長春路及蘇軍撤退區。因中東路大部、南滿路南段應力爭由我接管。至於兩路以外之蘇駐紮區，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將交我。其中除撫順、本溪準備讓出外，其餘均不能讓。如你們答應國民黨有權接收蘇軍撤退區，則安東、通化、延吉、海龍、合江、佳木斯、黑龍江、兆南、通遼、遼源等地及其他廣大地區均到過蘇軍，而我決不能讓，將來不好收口。我們並想以讓出長春路主要部分及撫順、本溪交換國方從熱河撤兵。(66)

根據中共中央的意見，經反復研究，東北局最終商定：在國民黨同意東北停戰和承認中共地位的條件下，可以考慮讓出營口、鞍山、遼陽、鐵嶺、四平、長春、法庫、撫順、大鄭線(大虎山經鄭家屯到四平)和國民黨軍隊現在駐防之長春路兩側三十華里內之地區。這是最後讓步的限度。與此同時，他們致電蘇聯

方面，提出兩個最終解決方案：（1）國方在長春至營口一線駐兵，中共在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駐兵；（2）國方占瀋陽至哈爾濱一線，長春線兩側包括遼陽、鞍山等地歸中共，請蘇方考慮何者為宜。

對此，蘇聯方面明確認為第一個方案最好。但是，蘇方相信，目前還不是主動讓步的時候。蘇方這時的態度異常強硬，他們一再詢問：為什麼對美國如此客氣？為什麼會容許國民黨派五個軍到東北來？他們強調：凡蘇軍撤退之地，“包括瀋陽、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長春以北，如哈爾濱等地，則應堅決控制，不讓國民黨以兵。甚至撫順、營口等，也應力爭雙方不駐兵。東北中共將領亦多主張消滅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國民黨軍，並佔領這些城市，逼使國民黨與我談判，到時候再讓出一部分佔領區給國民黨來換取和平。

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的態度開始趨向強硬。中共中央電告中共代表團：我們絕不能再簽訂一個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與我方不利的條約。為了妥協，我現在只能承認政府軍進駐瀋陽至長春，而政府軍則承認實行停戰，並保證討論東北政治問題。如彼方不實行停戰，瀋陽以北之長春路我亦須進駐，使他不能接收，以逼使對方停戰。“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壓，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內戰相威脅，我們亦絕不屈服”（67）。

三月十六日，周恩來報告在軍事調處三人小組會議上已爭到“政府接收東北主權，有權派兵進駐蘇軍現時撤退之地區，包括長春鐵路兩側各三十華里在內”和“凡現時中共部隊駐在地區，政府軍如須進駐，應經過商定行之”。如此，政府只能進駐現時蘇撤區，即瀋陽、長春兩城，瀋陽以南以北以東，非蘇軍現時撤退區，和有現時已有中共部隊駐在地區，都不能接收。毛澤東接到電報後，當即批示：必須將原文中蘇軍現時撤退之地區明確為“瀋陽長春鐵路線及其兩側各三十華里”，並須加上政治解決東北問題的文字保證，同時，請東北局速與蘇軍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占住，不讓國民黨駐一兵一卒”，並東北局應迅速佈置一切，造成優勢。因此，中共中央於十七日電示東北局：國民黨還不停戰，瀋陽以北長春路沿線之蘇軍撤退區同意你們派兵進駐，以為將來談判之條件，時間愈快愈好。（68）

至此，中共重新開始集中兵力來奪取長春路沿線上的各大城市及其交通線，其最初想法雖然是“以為將來談判之條件”，但一旦進駐，情況就又有所不同了。

四平和長春的軍事較量， 並不說明中共已經失敗

到三月二十日，中共已經讓到承認政府軍有權進佔山海關至瀋陽和瀋陽至長春的鐵路線及其沿線兩側各三十華里，國民黨方面仍不同意，堅持不能限定其軍隊進佔的範圍，談判因此陷入僵局。毛澤東明確反對進一步妥協，主張：“寧可戰而失地，不可在談判中失地”。

三月二十二日晚，蘇聯大使奉命通知國民政府，蘇軍將於四月底前全部撤退完畢（69）。但與此同時，蘇軍則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種藉口拖延國民黨軍隊沿長春路北進，以配合中共開始破壞北甯路及瀋陽附近的長春路，便利中共軍隊迅速接防蘇軍撤退的各個城市及戰略要點。中共中央為此要求東北局即照下述方針行事：

一、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佔長哈及中東路，而以南滿西滿為輔助發展方向。

二、為此目的，速與蘇軍交涉允許由我方派兵佔領長哈兩市及中東路全線。

三、南滿主力堅決就地殲滅向遼陽、撫順等處進攻之敵，以

牽制頑軍北上。

四、以全力堅決控制四平街地區，徹底殲滅北上頑軍，為保衛北滿而奮鬥。（70）

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黨軍推進至撫順、遼陽和鐵嶺地區，國共兩黨在長春鐵路線上的戰爭迅速展開。次日，馬歇爾為迅速阻止東北大規模戰爭爆發，派專機將剛剛回到延安三日的周恩來緊急接返重慶，以求立即達成東北停戰。考慮到馬歇爾如此積極，毛澤東估計蔣介石將不得不妥協，東北有迅速停戰的可能，故他很快意識到，目前在國共雙方都是一個搶佔先機的好機會。為此，他電告東北局：恩來今日已到重慶，東北無條件停戰的協定可能於日內簽字，但小組到東北並召集雙方代表協議實際停戰，還須若干時日，因此你們至少還須經過一二個星期也許更長時間的惡戰才能實際達到停戰。在此時間內，頑方會拼命進攻，企圖控制更多的戰略資源要地，而你們應盡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犧牲，保衛戰略要地，特別保衛北滿。……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你們必須在蘇軍撤退後一、二日內控制之。否則停戰小組即將派到這些城市，保證國民黨的佔領。但如被我控制，小組亦將保證我軍的佔領，以待將來整個東北問題的解決。（71）

毛澤東甚至進一步主張：“力爭我黨佔領長春，以長春為我們的首都”，在取得蘇軍的同意後，東北局亦應準備遷往長春。

對於毛澤東必須進佔長、哈、齊三市的主張，中共代表團固然對其可能性大表懷疑，但東北局顯然相信有此可能。據此，他們全力以赴與蘇軍交涉，力爭在停戰小組到達東北之前，幾天之內進佔上述城市。毛澤東也指示中共代表團設法拖延東北調處檔的簽字時間。

但三月二十七日，關於派遣小組至東北九省的訓令仍舊正式簽字形成，規定小組將被派往國共兩黨軍隊衝突地點和接觸地點以制止衝突（72），只是它並沒有規定停戰日期，從而使國共雙方仍舊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戰爭行動。不過，由於此時東北軍事形勢發生變化，國民黨軍隊已經攻佔遼陽、撫順、鐵嶺等地，中共中央對立即派遣小組到正在遭到進攻的四平街、本溪、鞍山等地去阻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極為積極，不想國美雙方對此卻反應消極。甚至美方這時還密令參加前往東北調處的美方代表協助政府軍：

一、佔領所有村鎮。城市及交通線上之要點；

二、單獨管理所有公路、鐵路、水運、空運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設備和兩側三十公里之地區；

三、佔領並管理所有工廠、煤礦、電廠及其他設備之地區。（7

3)

依據這一指令行事的美方代表，對中共代表的要求當然不能給予協助，致使東北停戰小組終日爭論不休，無法展開工作，東北調處文件形同一紙空文。

事實上，由於美國方面的全力援助，國民黨進入東北的部隊已經達到六個軍以上，大大超過在停戰談判時最初所商定的五個軍的水準，但國民黨方面自知這幾個軍仍舊不能達到其預期的完全控制東北地區，驅逐乃至消滅東北共軍的目的，因此，他們仍舊繼續要求美方為其向東北增兵。根據中共的情報，美方又在向東北運送四個軍的兵力，如此國民黨在東北的兵力將很快超過十個軍，從而使本來只是在兵力總數上有絕對優勢的中共軍隊在人數上再不具有優勢，從裝備上更將轉入劣勢。對此，中共中央不能不緊急聲明表示反對，甚至不惜威脅採取向東北增兵和重新考慮對美政策的立場。但此舉並未能使國、美兩方向東北增兵的行動有所改變。甚至，蔣介石還因此而感到信心十足，以致他竟在國民參政會上公開宣佈：對於中共在東北的所謂東北聯軍的所謂東北民選政府，“決不能承認”，從而完全堵死了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道路（74）。

三月二十九日，蘇軍通知中共東北局，蘇軍同意盡速撤退長春駐軍，以便中共軍隊佔領。四月上旬，蘇軍接連要求中共派主

力分別控制于長、哈、齊等城郊，並派少數部隊事先入城準備屆時奪取三市。他們明確表示，東北問題沒有解決，美國利用國民黨接管東北目的在於反蘇，國民黨則利用美國來反蘇反共，因此蘇聯希望中共全力堅持東北使之懸而不決，讓國、美雙方都不能達到目的。

四月中旬，中共軍隊在四平附近的戰鬥再度取得勝利，先後殲滅國民黨新一軍三十八師一部和七十一軍第八十七師一個整師。儘管中共東北軍隊領導人根據部隊傷亡情況，建議“我軍應採取以便利於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作為當前行動的基本方針”，向南集中兵力作運動戰準備，放棄攻佔長春的計畫，毛澤東一度也表示同意。可是，在計算了自一月以來國民黨在東北被殲兵力的數量和瞭解到馬歇爾將迅速從美國返回解決東北問題，東北停戰可能迅速實現，毛澤東最終還是要搶佔長、哈、齊等重要城市。為此，毛明確要求蘇軍提早撤兵。

四月十四日，蘇軍撤出長春，中共軍隊迅速發動攻勢，並於十九日將該城完全佔領。毛澤東當即通電嘉獎有功部隊，並電告東北局，在不削弱各地工作的條件下，我應抽調大批幹部加強長、哈為中心地區的工作，爭取將四平、海龍以北，齊齊哈爾、海倫以南，兆南以東，牡丹江以西這一整個地區建設成為民主東北的重心。為此，必須在軍事上為保衛長春而戰，殲滅進攻之敵，“寸土必爭，決不退讓”，“做長期保持計畫”，並考慮迅速召開東

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東北自治政府問題（75）。

長春取得之後，四月下旬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亦相繼落入中共軍隊手中。這樣，北滿、東滿、及南滿之一部均為中共所有，國民黨軍隊只佔有自錦州至瀋陽以北的一段鐵路線及其周圍的一些城市。這時，國民黨在東北雖有七個軍的番號，但總兵力不過二十萬人左右，中共軍隊卻有四十萬人，因此形勢看上去對中共有利。但事實上，由於中共所占點線過多過長，兵力分散，形不成較強的機動兵力，且部隊新兵較多，訓練和裝備都較差，而國民黨軍隊兵力集中，裝備精良，又全力衝擊本溪、四平，致使中共防守部隊疲於招架，極其被動。儘管毛澤東再三鼓勵東北將領“死守四平挫敵銳氣，爭取戰局好轉”，但他也深知，目前第一位的已是“力求迅速停戰”了。故周恩來在談判中很快提出：東北已無接收主權問題，我只要民主和平，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軍事上只提重定駐軍比例，並非想獨佔東北，要求國民黨正視東北現實，首先停戰以利談判（76）。

五月上旬，中共在四平的抵抗陷入嚴重困難，中共不得不提議爭取長春雙方不駐兵或有條件讓出長春以換取其他地區的合法化，但為國民黨所拒絕，堅持要求中共無條件退出長春再談其他。鑒於此，毛澤東明確表示：我讓到長春雙方不駐兵為止外再不能有任何讓步，美蔣要打讓他們打去，要占讓他們占去，我們絕不能在法律上承認他們的打與占為合法。目前美蔣毫無誠意得寸進

尺，我們在目前短時間內可取忍讓態度以待各方準備完畢，但不要在法律上承認美蔣任何在將來可以束縛自己不利於我的東西，並不要急於找美蔣談判。（77）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開始建議東北局領導人：在四平死守不可能時，便應主動的放棄四平，由陣地戰轉變成運動戰，以改變目前被動不利地位（78）。終於，在全力抵抗了一個多月，傷亡近兩萬人之後，中共放棄了四平。緊接著，長春、吉林、遼源、伊通、西豐、西安等城市先後落入國民黨軍隊之手。國民黨人開始興高采烈地宣佈說，東北共軍不過是些烏合之眾，只要東北共軍主力消滅，則關內關外之事，都不難解決（79）。

可是，中共並不因為長春等大城市的陷落而受到嚴重的損失，恰恰相反，從遊擊戰爭中起家的中共軍隊在實力上明顯地還不具有奪取大城市特別是保有大城市的條件下，企圖奪取和保衛大城市，其實是不可能的。中共這時已經開始得到了他們長期以來始終在夢想得到“技術條件”，即一定數量的飛機、坦克和大炮，但他們顯然還需要時間去學習和掌握它們。長春等城市的失守和放棄，使中共重新回到廣大的鄉村中去建立根據地，不僅使其重新獲得了熟悉的生存天地和鞏固的發展根基，而且使其贏得了足夠的學習和掌握這些現代化裝備的時間。與此相反，國民黨反而因中共在內地的牽制而無法抽調更多的重兵前往東北，以致其竟因兵力不足而不敢向松花江以北的北滿地區和靠近朝鮮邊境

的東滿地區推進，原來所具有的兵力集中的優勢也迅速因為廣占中共放棄的城市和交通線而極大地分散了，這就使得中共得以毫不費力地在北滿和東滿建立起鞏固根據地，並且分出五分之三的幹部和三分之一的部隊去做他們所熟悉的群眾工作（80）。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因此得以繼續保持同蘇聯的有效聯繫和接取各種軍事技術上的幫助。日本關東軍和朝鮮佔領軍在北滿和朝鮮所保存的大批軍裝備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很快全部轉入到中共軍隊的手中，從而使得中共在東北軍隊和在華北的部分軍隊都得以迅速開始擺脫過去“小米加步槍”式的裝備水準，漸漸組成為一隻較為現代化的武裝力量了。因此，自進兵東北以來，中共雖然始終沒有找到機會來實現他們奪取全東北的計畫，以至在同國民黨的軍事較量中暫時地遭到挫折，但他們實際上仍舊達到了自己最初所設想的背靠蘇聯，接取援助和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基本目標，而這也就夠了。就中共而言，剩下的其實只是個時間問題而已。

(1) 毛澤東在董必武十二月關於大後方工作的報告上特地作了這樣的批示，要求黨的領導人要有這樣的準備，即“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

(2)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3) 《毛澤東、朱德致史達林元帥電》，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4) 《中央關於蘇聯參戰後準備進佔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5) 轉見《黨史研究資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六九七頁。

(6) 《毛澤東致張、饒、曾、賴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澤東致賀、呂、林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7) 關於史達林電報事見之于程子華、耿飆轉報蘇蒙聯軍上校參謀與其所屬某部幹部的談話。《毛澤東關於配合蘇聯紅軍奪取張家口、平津等地給程、耿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8) 《中央軍委關於與國民黨爭奪東北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9) 轉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七十八頁。

(10) 《中央關於積極進行反內戰反獨裁宣傳給徐冰等同志的指

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11) 關於毛澤東對史達林這一電報反應，見之於史達林逝世後毛澤東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堅持認為這是史達林不許中國革命的表現。

(12) 《中央、軍委關於改變戰略方針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13) 《中央關於到蘇聯紅軍佔領區建立地方政權和武裝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14) 《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15) 《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16) 《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轉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三），第六五二—六七八頁。

(17) 《中央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18) 《中共代表團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九月十日。

(19) 《程、耿致軍委電》，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膠東區黨委給羅榮桓黎玉並中央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聶、肖、程、劉致葉劍英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此電實際收到日期是十九日）；九月十一日，等。

(20)《中央關於抽調四個師去東北開闢工作給山東分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21)《軍委關於目前軍事行動的部署》，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22)《中央關於東北情況與蘇軍代表談判問題的通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23)《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二六頁。

(24)《中央關於蘇軍代表意見給重慶代表團的通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

(25)《中央關於配備一百個團的幹部進入東北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

(26)《中央關於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致重慶代表團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

(27)《中央關於阻止蔣軍進入東北問題致重慶代表團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

(28)《東北局關於東北情況及建議給中央的報告》，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29)《中央關於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見《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七一—三七二頁；《中央致重慶代表團電》，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

(30)《軍委關於爭取東北的戰略方針與具體部署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3 1) 《東北局致中央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

(3 2) 《東北局致中央電》，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3 3) 《中央致東北局電》，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

(3 4) 《中央關於目前東北發展方針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

(3 5) 《中央關於談判條件及國民黨進攻解放區軍事力量致周恩來、王若飛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3 6) 原蘇軍已經同意中共接收撫順、安東等，十月中旬忽又不讓接收，甚至已經進入東豐、西豐、海龍、西安的中共軍隊亦被趕出。《彭、程關於東北情況致毛主席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3 7)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四），第一二六一—一二七頁。

(3 8) 《中央致重慶代表團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3 9) 《中央關於全力控制東北拒止蔣軍登陸著陸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4 0) 《中央關於目前形勢下我方條件致周恩來等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

(4 1) 《中央關於向東北調集兵力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4 2) 《熊式輝呈蔣委員長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華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一四三—一四四頁。

(4 3) 《重慶代表團致中央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44)《中央致重慶代表團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45)《外交部為遷移東北行營事致蘇聯駐華大使館照會》，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一四七頁。

(46)《蔣主席致杜魯門總統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同(45)，第一四八—一四九頁。

(47)轉見董彥平：《蘇俄據東北》，第二十六，四十七頁。

(48)《中央關於應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條件下力爭大城市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49)《中央關於讓出大城市及鐵路線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50)《中央關於準備撤出大城市鐵路線佔領廣大鄉村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5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二)，第一五五—一五六頁。

(52)同(45)，第二四一，三七一，三七四—四〇二頁。

(53)參見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臺北幼獅書店一九七三年版，第十五頁。

(54)《中央關於和東北行營談判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

(55)《劉少奇關於應以主要力量建立東西北滿根據地給彭真同志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56)《中央關於要求蘇聯出面發起東北問題談判事給中共代表

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

(57)《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58)《東北局關於停戰令後東北我軍方針問題致高、陳等並告中央電》，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

(59)《中央關於停戰後我黨在滿洲政策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

(60)《中央對目前東北的方針問題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61)《中央關於準備擊退蔣軍進攻實現東北和平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

(62) 轉見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63) 關於雅爾達協定的具體內容見《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七八年中文版，第二五八頁。

(64) 轉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一三九頁，並見一八六頁。

(65)《中央關於不要進攻瀋陽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

(66)《中央關於東北談判中心盤子給周恩來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

(67)《中央關於不能承認國民黨所提條件給中共代表團電》，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

(68)《中央關於同意派兵進佔瀋陽以北長春路沿線蘇軍撤退區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

(6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一八八—一八九頁。

(70)《中央關於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路全線致東北局電》，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71)《中央關於不惜重大犧牲控制長哈齊等地致東北局電》，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72)見《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下)，重慶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一一六頁。

(73)《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九十四頁。

(74)《美國對外關係》，1946年，第九卷，第719—720頁；《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七編(一)，第七十四—七十八頁。

(75)《中央關於東北局應遷往長春的指示》，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76)《美國對外關係》，1946年，第9卷，第811—81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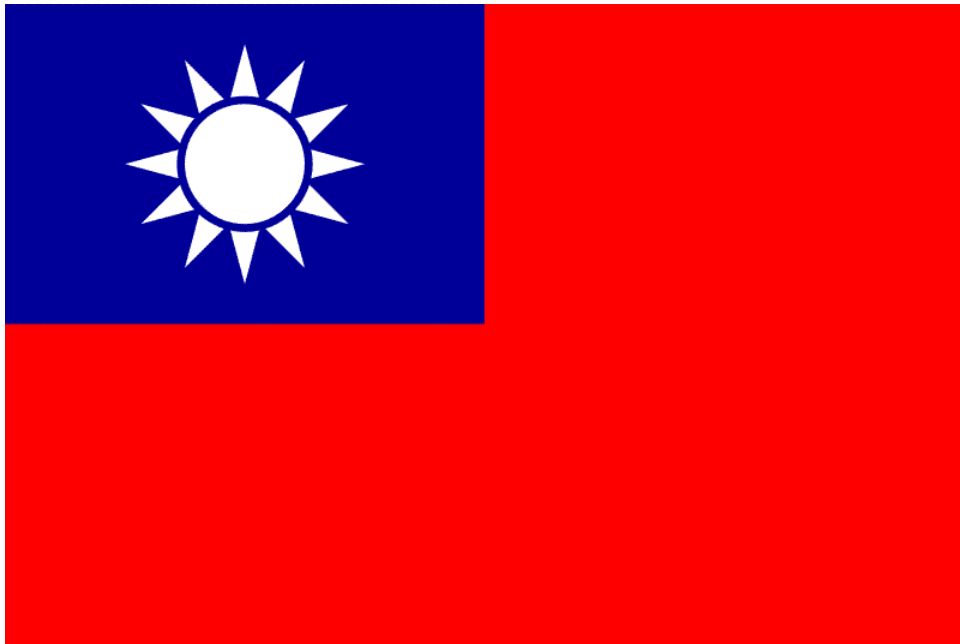
(77)《中央關於我方應取對策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78)《中央關於準備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

(79)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七卷，第三四一頁。

(80)《東北局關於目前工作方針及任務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